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五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Z42
1
(4:50)

四部文庫

隋唐文明卷

文懷沙主編

五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五十卷目錄

隋唐小說補編

雜錄

朝野僉載六卷

[唐] 張鷟撰 三

唐國史補三卷

[唐] 李肇撰 二七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唐] 段成式撰 六五

雲溪友議三卷

[唐] 范攄撰 二三三

雲溪友議校勘記一卷

張元濟撰 二八〇

三水小牘二卷逸文一卷附錄一卷

[唐] 皇甫枚撰 [民國] 繆荃孫校補 二八三

獨異志三卷

[唐] 李亢撰 三〇九

松窗雜錄一卷

[唐] 李潛撰 三四七

乾闥子一卷

[唐] 溫庭筠撰 三五五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 韋絢錄 三五九

雲仙雜記十卷

[唐] 馮贇撰 三七七

唐闕史二卷

[唐] 高彥休撰 四二九

志怪

續幽明錄一卷

〔唐〕劉孝孫撰 四六一

集異志四卷

〔唐〕陸勳撰 四六五

靈物志一卷

〔唐〕闕名撰 四七九

傳奇

古鏡記一卷

〔隋〕王度撰 四八七

隋遺錄二卷

〔唐〕顏師古撰 四九一

冥報記三卷

〔唐〕唐臨撰 四九七

蘇四郎傳一卷

〔唐〕鄭還古撰 五二五

續幽怪錄四卷

〔唐〕李復言撰 五二九

張老傳一卷

〔唐〕李復言撰 五六一

劍俠傳四卷

〔唐〕段成式撰 五六五

甘澤謠一卷附錄一卷

〔唐〕袁郊撰 五九一

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 六〇七

諧謔

妝臺記一卷

〔唐〕宇文士及撰 六三九

髻鬟品一卷

〔唐〕段成式撰 六四三

釵小志一卷

〔唐〕朱揆撰 六四七

隋唐小說補編



〔唐〕張鷟撰

朝野僉載

景印民國文明書局
石印寶顏堂秘笈本

唐 張 鷟 文 成 撰

明 黃 承 玄 與 泰 沈 德 先 天 生 訂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綳襦逕趨為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藥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藥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璠歲下年命歲曰夫人月長而慢視惟相書猶視者淫婦人目有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為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復為豐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為面欺左授澤州刺史初任澤州會善俗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瀛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裴微遠下轉武訢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官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

朝野僉載 卷一

之遇觀之漢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即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有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判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諫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造或言肉可治瘰癧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新可百日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瘰癧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罈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醫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攝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主奏之上令給使視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恭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踰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床昇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為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度州文山觀備力盡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為我脩造還汝能醫一切病悟而悅之試療無不愈者積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復十過天尊堂療病漸無功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年五日而蘇云一僧與一木長口餘數日人有病者汝以此木

柱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瘡病柱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已以其聚眾違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遣入內官人病柱之即愈放出任牧

洛州有士人患惡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合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愈云問醫錄登云

郭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為散鬼凡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謙高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年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腰骨折處有銅末末之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奴食治萬死埋之土中輩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新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陳懷卿家藥

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即毒試着手即死

趙延禧云遺惡蛇所螫處貼以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蟻即當當處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治萬食之立死有治萬處即有白藤花能解治萬毒萬食水之處即有犀牛不准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鴆食蛇之故

朝野僉載 卷一

醫書言虎中藥前食清泥野結中藥前應毒死而食雄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巖石可以害鼠狼驚嘗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焉獸虫物解毒何況人乎被鼠咬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螫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臾者取旋根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叔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醢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蟆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鱸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來鳴曉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超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如果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數數難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

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足假手胥吏名聲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賦污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

行署更有執印輩脚當富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兄兄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黷汚狼藉。愔有選人繫首錢於靴帶上。詰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為吏部侍郎。掌選。有錢人引過分。疏云。某能趨謁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管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景龍年中糾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采摭御史大夫畢構奏傳制

封人官璟提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上見李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洵周革命之際士人天下選踐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甞試殊並與美職虔躋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有得官以為榮有才者得官以為辱皆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虛忠爲禁之破禁府也以地牢因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因霄等始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因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

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鰥杖藜若何眾皆拜伏氣命乃始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逼過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陂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度馬於道劉仁節等三軍疊步年將馬先甲人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餉之生擒即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景龍四年洛州凌雲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歸然獨存乃泥塑為之後改為聖真觀

朝野僉載

卷一

155

西京朝堂北原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材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顯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顯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疎根株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材門首分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暮條歌云暮條第女暮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語後者鄭簡作暮條與詞十餘首選之逆韋大憲擢之為吏部侍郎賞賜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安殿監後周聖歷年中是間知微和向奴授三品尋官高書送武延秀聚
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絳衣裳以為禮聘不可勝飽突厥翻勸漢使並沒立知微為可汗
突厥疆之虛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王播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詔曰嵩

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登三度微兵馬傍道打腫腰岳下透疾不愈迴至宮前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馳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勅自授揚州司馬

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京商驍王駁入洛陽柳楊柳頭驅此其虐也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靡歌其詞曰黃靡黃靡草萊蕪兮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

趙相嘗府陷沒差總管曹二師侯玄過麻二師王孝傑前後有萬眾被賊敗於黃集谷諸軍並沒固有方道黃摩之衆所為堅矣

周垂拱已來必琴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必琴

景龍年安樂公主始封道先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金詔曰可憐安樂寺寺之樹石彫後詔逆韋並設安樂柳宮懸於上上既為憐近虐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雨鳥鵲塞山北金駱駝鏤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完成猛虎百垠不得石
桑葉時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身看祿毛衣掌米河晨飲踏綵鯁魚兒至景雲中燕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云也神武即位勅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南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袍情子挽綯斷而脚踏之鞋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斷者事不成

阿韋是黃憤之後也

大敗後江而死此其獸也
 韓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而不知者號為族盟後聞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

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其骨肉盡其无族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面

市百姓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臺奏言之其發遣之言於斯應

朝野僉載

卷一

四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為中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中子高此樣時
人又名為陸頌踏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復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殂
武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三十餘人幾邊鼎矣

威宇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真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郭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復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請王識者言德請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有斥易之兄弟也李公有言李氏太盛也
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讓五月南方大火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

八萬人昔當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請實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主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都曰珍若入頃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為飧音櫛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物倒子母者義與盤也連臺者連盤物倒盡也及天后小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消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庭狀告之十人皆

棄屯自後廢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掘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遺放之先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家。有貴。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
寃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
遊宴。汝愛壻可。閑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派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
蒙聞乃踰垣奔去。羣衆懷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
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會僕附耳語曰汝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燂燂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需餘歷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錄事參軍柳膺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卧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輅之見血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嘗泄口書送客出門奴盜食醬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吉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壞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掛

上有窰窠窠木也達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謂夫竟至徒

安南都護節佑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鑿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擲破家資穀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少一變而豐之一子八歲而卒業效以時服莊剝取以故

懷州錄事參軍路欽遇害事於縣解縣民死流復置縣州遂安縣今屬寧
甯卒於官欽欲不赴其妻曰若若免新聞之雖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

承塵上並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

周甘子博學有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監封之疾以說養強至截下天恩加兩階

太常卿盧道玄女婿中書令崔元弼妹。將張仙妻。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歷年無而不悲。謂其心不便接。遂至逃竄。宗道至。至主藏。德孝男崔氏女來。成有

內給使采果充貴人榮達乃賂給使剽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收監使具示掩索道并男三

人亦憤然，握杖各決一百，以盡其命。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張說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道嗣一來以光擢用之選將歸且金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謂市藥頗盡疾自損罪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敬疾甚令錢塘縣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平頃崇福以礪之
崔夫人曰礪頭何物榮曰使君妻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
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

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薨。亡敵更聚二信。聲言信矣。
廣平王諒逆。晝日用將兵。杜曲諫。請韋略盡綏子中嬰孩。亦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

子曰此逆書之罪跡旣何辜亦如再臨刑獄高懸者榜死重賞諒人無疑者杖死生爲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徐嘉祚疏曰逆韋世位主情必欲得專不顧公室之重不顧社稷之危人馬上爭睡進行一驍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吳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瑋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遠亮曰臺郎坐不暖

度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

元乃據取懷孕牛牯及猪羊豕等殺之其胎仍重良方乃縱無何愛臣一丸無病而死以上
乃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牯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扛殺母子須臾又見猪

華驗堂嘗鑒于承說則鑒曰士咎疑多指言無處及女此屬三品而缺元故曰又三品而缺

已在門矣。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額有神靈遽相誣告。京師及印帛皮裘錢者數千餘家。竇王秀皆坐之。諸室既亡其事亦寢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擒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
緣發動忠萬無梁契丹翻豈不憂破趙定麻仁卽張玄過王李傑等皆沒百萬眾三十餘

年兵革不息。

必至優至無差

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因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遣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謠云菓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人云蟬鳴蛭蟻咬黍種饑饉又謠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垂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李月不可入賊大山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納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鵲巢等並失皆垂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為高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避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既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諱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覆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夏王崩諡煬帝十月土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祖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

至是拔出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雖泉而飽如米類人可食之後漢裴稽云園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

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澤二州復有大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燄燄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捷部人將為不慎從坐廳事見一物亦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變人家遂免刑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通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營網夜榜滿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東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鵠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所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往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之一終

朝野僉載卷之二

唐張鷟文成撰

明岳元聲之初校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蠟最樂遂收蠟一宿得五斛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蠟整死宛轉號咷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榮起於襄陽間賊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蔡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鑊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饑賊生靈殲於此矣

周思州刺史陳承親領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辱復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強殺之取其妻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

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嚼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又復欲食其婢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其情申州錄事奏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燭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

諸官以為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丈餘甚銳利以繩挂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今以賊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腰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因作鐵籠頭骨其頭仍加楔馬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曉翅獼猴鑽火等以緣關手足而縛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繩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諺師之假父後坐贓贓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救依奏即籍沒徐有幼出元因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救依然後斷雪有幼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身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房瑋告劉誠之破家房瑋處傳御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被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矣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妹豔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梳粧知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親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姿非分理驕於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客願為君盡碧玉清詩飲淡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檢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誅羅織人為君盡碧玉清詩飲淡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檢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誅羅織人

告之遂斬之於南市破家殺族

周張易之為校尉監第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號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鸚鵡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鸚鵡遠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迴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鸚鵡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籠釘入地縛鸚鵡四足於板下放鸚鵡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呼破籠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德馬腸取從騎破腸取腸良久乃死復誅易之昌宗等百姓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挾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周秋官侍郎周興與推勸殘忍法外若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與乃勝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悲無言

周侍御史侯忠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酌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卿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眾更無餘語但謂因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後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邱山司馬坂也來後者中丞來後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捧也復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為說恭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先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後臣救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人苑吉頊項馬上前問在外

朝野僉載

卷二

二

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恩之耳頊奏曰于安遠者趙員反其事並驗令員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造賢良賊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纁理恭運耀事以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為溫州司馬卒

咸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懼介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為戲笑又取龜及鷺令人脫衣縱龜等蟄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為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盡竹而放人艾炙驚背受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朔方總管張重好殺時有突厥投化重乃作檄大罵默啞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淫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重焉嗚嗚然後送與默啞識字者宣託嚮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鏈其髮遣証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官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萬全交殿中王旭索師號為三豹萬為赤翼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狠戾

不執鴛鴦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因必鋪陳外體前竹鐵指方榮壓碎足指膝道仙人獻果王女登梯擣子懸駒兒拔橄欖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參案下開單人不聊生因皆乞死詳情報錄証是為非任意指鹿傳言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殺人伯夷叔齊求其罪訊劾乾鹽水必有期推鞠灑灑塵不不久來俊臣乞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索牛付虎未有出期縛兒與狗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及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營盤官遞送文牒其時今文作偽帖付高麗道人擬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李萬全高麗提督騰騰骨落地兩脚俱學押連代令史承為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列律為不念加刑李萬全物其作色曰脚學何處造偽命乃昇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先陰忍毒則天朝徙曾王於黔祐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物王怖而繼死後祐於平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曾王破家傳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為鐵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啞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賢救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王趙州襄公段瓚同沒默啞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實之復舊任齊賢莊尋至殺付河內王懿宗鞠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莊走出被趕斬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

朝野僉載

卷二

三

秦莊初懷豫豫請殺之救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鋪檢格上縛縶手足今段瓚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瓚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蠅毛仍氣驟驟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起跳數十迴懿宗忌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安樂宅營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接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苛索繩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贖夫錢糶米充數即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乘船皆令繫二鐵於胸背落後者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金交索以羅織酷虐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剝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又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驅駒拔枷頭看樹名曰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碑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枷之名王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司儀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威証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拔於鴨欄中除糞囊中有光燭燭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子兩乃現所食處於舍後山下因鑿有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長安年稔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為判官事張鸞時為御史出為處州司倉督歸住問焉崇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馬後改德州平昌令崇到時日暑獨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末姪也貪狼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獵

取錢未足何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展顧看攝御史康崇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一為遠逐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死免其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教楊廷玉改盡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索書衛漢柳氏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關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暉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史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為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錄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聖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堂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怨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嘗知此軍父母多言後月餘日殺入見鬼持弓矢隨希聖後道登階見引弓射中膊臂間望覺此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為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

周地官郎中房頤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亦起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即除李迴秀為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齊獨得師郭人也幼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常角力騰越為戲而禪師以孝弱見凌

朝野僉載

卷二

四

紹海殿學耆相繼禪師蓋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類輕侮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時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飯謂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助乎曰不能神曰何故謂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捧鉢舉之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擗懷還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稱神去且晚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豈子頃何至稱不答煩更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為汝試之因入殿中橫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徒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眾因領驍騎數萬自往討將加白刃馬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遠此來禪師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汚伽藍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請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饌畢請曰聞師金剛度折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禪師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遙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震聞禪師所願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教禪師度人送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宣懷子未成道時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

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脩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真臘國在羅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檀栴龍脂香哈屑等以為宴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鵝焉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開其屍三年而葬打鼓歌舞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餘臨江高山半躬鑿龜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樞欄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祀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為蜜餞即鼠胎未曉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庭上嘯嘯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啣啣作聲故曰蜜啣

梁有磁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復杖使喚磁頭師帝亦與人恭敬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還出而斬之帝恭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為沙彌時以鑿刻地揆斷一曲蟻帝時為蟻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呂王武攸甯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竟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

朝野僉載

卷二

五

百步二百餘間所徵者貼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湯盡眾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於貧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投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着衲帽裝衣指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并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驢驅狀即去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史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被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前擬之即下騾已死解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高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雙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數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會是不復妬矣

貞觀中潯陽范喜妻任氏畧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豈不能制有項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其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愧之悔之無及

廣州化家縣趙胡妻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妻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與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妻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精以問禪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

婦眼以夫人性毒以爲蛇報此是被給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下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據被見蛇大驚以刀所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爲號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婢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復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疽膿潰晝夜嗚呼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荆州枝江縣主簿夏崇判署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約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醋虐不問也婢訟之於縣景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景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諒問之景悔問其婢婦病甚其首其事崇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長成親之復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惡憂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生服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具見走人每年作色齊遂告二百人投遊擊將軍徵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弘往推索大加失頓安仁不承伏遂於柳上所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頃吏喝下

朝野僉載

卷二

六

新取首級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偽作救追花嚴諱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爲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理於江上俄而偽救御史胡元禮推之綱身領迴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故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謨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樞中而蘇遂作異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其謀由來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狀虎而絕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首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咸王千里得一虎子來宮中養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傳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頻入醉人鼻中遂噴虎聲震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膝不遂爲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疎大夫人鄭銅一本作細居閭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其爲轉運轉運轉運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科閑竟翁難任萬年尉雍州長史實懷負金欲鞭之乃於書中令

宗楚客門生裴除監察御史未知也員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月餘員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改出乞解員呼而慰之守一統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員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時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推笑無復向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朝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背頭硬一朝受詞詔于日判不竟遂棄橋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臺乃入匿中藏令奴曰半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惡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捨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德豐食盡又差夫打盤苦之歌曰園地仰種稻一舉被水淹年年索鹽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爲實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是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決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風飄揚凡一畝失米

朝野僉載

卷二

七

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遂與度者債之家產皆竭復還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苦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還轉後此職還到余固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米環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察告其無用今本貢藏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縱皆此類也

王怡爲中丞憲臺之攝姜晦爲掌選侍御史部之攝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攝號爲京師三攝

陽酒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教令史持庫鑰他通無舊本檢尋乃斷實取得之時人號爲斷實舍人

國子進士一作晉而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刺生要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房學士常定忠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定未

以理切稱奇一言競取詩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忠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杭州參軍闕孤忠領祖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晒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

掠七人合法七直法曹由斷府司科羅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年後熊來營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廟判事驅咬瓜喚人牛將逐見錢滿面喜無繼從頭喝嘗達饑夜又百姓不可活

冀州參軍趙崇裕送司功入京詩云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笑餐底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兄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也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為銅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為銅何物里正不送為銅佐使曰公大好判為銅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為銅何物里正不送為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

卷二

八

朝野僉載卷之二終

朝野僉載之三

唐張鷟文成撰

明 李日華君實 張可大觀甫 校

則天朝僕卿來俊臣之強威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備事之妻董氏諱止之曰俊臣圖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當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引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佳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復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往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投擄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項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脇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画並花車奉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投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允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連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頃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為溫州司馬而卒

察御史李奮母清素貞潔嘗積米送至宅母遺量之贖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贖朕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令還所贖米及脚錢以責奮奮乃追念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

朝野僉載

卷三

一

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通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安客端秀言辭甚高妙天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結親許之兄弟並不取白思冲擇日備禮賀幣其戚執執就宅盧氏拒關抗誓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戚愛思冲奏之赦不畜其志後為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鄭康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康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為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為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擾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髮不理垢面反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楊盈州短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為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東曉開風釵金作總鸞鏡玉為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初兵部尚書任環杖賜官女二人皆國色妻妙嫻二女頭髮亮盡太宗聞之令上官肅金壹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備後不妬不煩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執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其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而卧然實非醜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家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衣至左衛中郎以桃符入從驅使乃放